



祝寿嵩和他各时期的照片

80年前，为保卫岌岌可危的滇缅公路，打通中国西南国际运输线，中国远征军挥师入缅，当时21岁的苏州小伙祝寿嵩便是其中一员。他是一名翻译，曾多次躲过日机轰炸，却因一种热带病险些丢了性命。好在一名美军联络官找来一架飞机，将不省人事的他送到后方医院，救回一命。如今，102岁的祝寿嵩寻找当年那名美军联络官或者他的后人，“没有他，我就和很多战友一样埋骨缅甸了，totally disappear。”

现代快报+记者 张然 徐梦云/文
钱念秋/摄

102岁中国远征军老兵寻找救他的美军联络官—— 没有他，我就埋骨缅甸了

燕京大学“学霸”投笔从戎

在祝寿嵩位于上海的家中，现代快报记者看到了满墙的老照片，它们记录着他每一段的人生经历。其中一张是他刚到缅甸时拍的，朝气蓬勃，目光坚韧。

一张1945年绘于密支那的素描画作特别醒目，画中的祝寿嵩剑眉星目，多了一些沧桑，却也添了一份坚毅。“这是前线慰问的时候，来了一个画素描的人，给我画了这张像。”素描的旁边，是一张他手绘的远征军行军作战路线图。凝望这张图，他的思绪一下子回到那个战火纷飞

的年代。

1922年，祝寿嵩出生于苏州，念过东吴大学附中。当时年纪虽小，但上海的“一·二八事变”他是知道的，“跟着哥哥听广播，无线电上讲过一点，号召大家捐香烟罐头，做手榴弹，抵制日货游行我也参加过。”

1940年，祝寿嵩考入燕京大学特别生物系，正常情况下，读三年就可以考协和医学院的正科，预科加正科一共读八年。但是，“那个时候北京已经沦陷，学校有新闻系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路透

社的消息。”祝寿嵩回忆道，大二的时候，因为战争被迫中断学业，他走上逃难之路，从北京到天津，再到商丘。

1942年，获悉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，祝寿嵩立刻奔赴成都。第二年，一则招募学生到驻印军做翻译的布告引起他的注意，“国家都在遭受苦难，个人在那时怎么可能太美满？”于是，他投笔从戎报了名，“后来有汽车把我们成都送到重庆，大部分都是从北京去的学生，一共不到100人。到了重庆后，发了一些军用语讲义，对我们来讲也不是太难。”



祝寿嵩在燕京大学求学时的留影



祝寿嵩的小学毕业照



绘于1945年的这张素描在照片墙上特别醒目

躲避日机轰炸，靠着大树睡觉

祝寿嵩犹记得，1943年4月1日，他们坐着美国的运输机从重庆出发，飞机上没座位，冷得要命，大家团在一起，耳边是飞机的轰鸣。“在飞机上向下看，雪白的山上有些黑点，黑的是山谷，后来才知道那就是‘驼峰’，我们走的就是‘驼峰航线’。”

大约飞了三个钟头，飞机在中印边界的一个小镇降落。祝寿嵩被分到工兵

第十团，后来又调到美方第73野战医院工作了8个月，“伤员和美国医生之间的沟通，我负责翻译，也帮着医生写病历。”之后，他又被调到新22师64团，沿着滇缅公路向前推进。

让祝寿嵩觉得最危险的是日机轰炸。“我们露营的地方就是日军原来的防空洞，这些地点他们的炮兵太了解了，打起来很准。白天的时候，听到‘咻’一下

子，‘咻——’，大家就赶紧往防空洞里钻。”据祝寿嵩回忆，炮弹在竹林里的爆炸声很大，“哗啦啦”竹子倒下来，会持续很长时间，烟雾腾腾。

在森林中作战，树和他们有很大关系。“每到一个地方到哪里歇？在有大树的地方。缅甸的树有一个特点，根像裙子一样，我们就找这种树，晚上可以不挖洞休息，靠着树睡。”祝寿嵩说。

命悬一线，美军联络官找来飞机送他就医

1944年的秋天，祝寿嵩所在部队正在森林中行军，而这片森林处于日军的包围圈中。在这里，他患上常见的热带病——恙虫病，又叫丛林斑疹伤寒，“那时哪有床啊？天天就在草丛里头，防不胜防。那时的医疗条件差，没什么药，导致这个病的死亡率很高。”

祝寿嵩清晰地记得，被恙虫咬后有个明显特征是伤口会结黑疤，好几个月都不褪，他的伤口在腰部，得病后就是发高烧，吃不下饭。“那时团里对我挺好的，把一匹俘虏来的马给我，白天把我捆在马上，我几乎都是晕着的。行军过程中，他们还在前线给我弄稀饭，那都是很

容易的。”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可以说是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刻，但他没有害怕过死亡，“打仗天天死人，自己会不会死，想得不太多。”

祝寿嵩一直说自己运气好，渡过了难关。其实，这主要得益于他遇到了一名美军联络官。这名美军联络官有个特殊使命，就是研究丛林热带战，经常会和祝寿嵩交流，了解作战经过，就这样两人互相熟悉了。联络官得知祝寿嵩生病后，想到用通讯飞机把他送到后方医院接受治疗，但问题在于没有地方可以着陆。

幸好那时正处于旱季，经过研判，靠

近行军的伊洛瓦底江出现很多沙滩，比较平坦，飞机可以在沙滩上着陆。其实转运的过程中也危险重重，“前线的飞机，日本兵当然也打的，所以有一定的危险，但没有别的选择了。就这样，我被通讯飞机送到了密支那的医院接受治疗。”

到医院后，祝寿嵩已经昏迷，醒过来只看到自己睡在帆布床上，不知道睡了几几天。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后，祝寿嵩转危为安。出院后，他回到前线，和当时朝夕相处的战友告别，那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美军联络官。那是1945年8月初，日本就快要投降了，祝寿嵩和其他翻译被送回了国，送到昆明。

102岁的他想找到那名美军联络官

抗战胜利后，祝寿嵩重新回到燕京大学，考入协和医科大学，195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部队从事抗疟工作。复员后从事医学教育工作，拥有三十年教龄的他，最后从同济大学退休。

“抗战胜利后，我试着去找过这名美军联络官，托过一些人，但都没有音讯。”祝寿嵩告诉现代快报记者，这名美军联络

官姓Stubbs，但名不知道，“我们都叫他Colonel Stubbs，就是校官Stubbs。但是缅北前线也没有几个中校联络官，他是史迪威的司令部派出来的。”

祝寿嵩至今记得Colonel Stubbs的样貌，中等身材，个子不是很高，一头白发，蓝眼珠，夏天的时候他很特殊，军用遮阳帽子很高。据祝寿嵩推测，1944年

时，Colonel Stubbs大约45岁。

“现在老了想想，我该好好感激他。没有他，我就死在缅甸了。”如今，祝寿嵩希望能找到Colonel Stubbs的后人，了解这名美军联络官战后的生活，并向他表示感谢。如果您有Colonel Stubbs的线索，可以拨打025-96060与我们联系，现代快报将持续关注寻人进展。



扫码看视频